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七目錄

都督府二

都督同知

吳興茅元儀
山陰張汝霖　仝校
錢塘徐象橒督梓

目錄畢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七

都督府二

都督同知

大都督同知何文輝傳

何文輝字德明滁州人王師取滁州得文輝年始十四上愛之撫育教訓如諸子既長以其材命為總制遷天寧翼元帥上與陳友諒戰鄱陽湖文輝在行間以功陞同知南昌衛指揮使司事守其地尋進江西行省參政轉左丞以征南副將軍平福建徵還京師扈從北巡及取河南復拜河南衛指揮使命守

潼關從戰定西破元擴廓帖木兒軍使攝西安分都督府事加鎮國將軍大都督府僉事從頴川侯傅友德取成都以兵戍之陞大都督府同知五年曹國公李文忠北征和林煇督兵巡居庸關遇疾還卒于家年三十有六　上爲之悼惜命有司治喪事官給儀物葬之

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陳質傳　忠節錄

陳質不知何許人歷官江西都指揮使有成名建文初充參將守大同尋陞中府都督同知發代府陰事代簡王獲罪靖難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忠敗退守大同靖難後被執不屈　文皇曰質奸人害代王者遂誅質

鳳陽守將都督同知孫岳傳　　忠節錄

孫岳洪武中從大將立功官至都督同知建文中充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撤寺材爲戰艦摟櫓戈甲咸有法式列寨淮西水陸有備靖難兵竟從下流渡淮至盱眙及金川門不守岳猶堅守中都永樂元年法司劾岳逮至京安置海南死

右軍都督同知韓觀傳

韓觀字彥賓鳳陽虹縣人父成事 高皇帝為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歿贈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同知追封高陽侯觀襲為廣西衛指揮僉事陞廣西都指揮使觀生長兵間諳練武事然為人勁悍恐刻在鎮中嚴紀律軍中無敢違令者初蠻寇不靖數出焚劫郡縣殺守吏邊民苦之命觀勦捕觀出入人用命獲寇必治以峻刑間有一二復歸諸蠻聞見用刑皆膽落不敢復出為害由是境內得安後召還京陞右軍都督同知無幾命充左副總兵征五開 上即位

以觀舊臣拜征南將軍鎮江西數月復鎮廣西永樂四年從征交趾與効勞績九年復命鎮交趾至十二年卒賜祭賻以累帛無嗣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贈涇國公謚襄敏陳公亨神道碑

金幼孜

公諱亨姓陳氏鳳陽壽州人生而奇偉有大志元季爲揚州萬戶時　高皇帝龍飛濠梁歲丁酉遂仗策叩軍門上謁　高皇帝奇之遂爲鐵甲長從大將常公征泰州破張士誠軍獲來馬而還戊戌冬從　車駕攻婺州拔其月城附陣先登有銀器金幣之賜由是以驍勇聞遂定浙東諸郡洎征安慶太平高郵皆效勞績壬寅春大兵攻陳友諒於鄱陽公以功擢鐵甲百戶癸卯再從師次湖口公言於主帥曰陳氏兵

多土人熟於水道今方秋湖水尚盛中多灘磧或爲所誘則我舟膠淺難可以逞莫若募其土人潛遣小舟察其淺深險易量勢而進斯可濟也主帥用其言以聞如其計遂大敗陳友諒兵甲辰實授天策衛管軍百戶隨大將定江北諸郡縣吳元年以平浙西取蘇州功陞覍山衛千戶階武德將軍繼從丞相徐公北定中原取東吕公副指揮常某守之値元兵數萬猝至城下衆咨黄失措公曰敵衆甚銳利速戰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於是堅壁不與戰越二日公先以兵數百誘之敵見人寡悉力求攻公與常率大軍發

擊且出奇兵邀之敵遂敗追奔至紫邑僵屍載路人馬輜重無算公亦身被十數創已而徐公復選公攻元都克之追元兵出塞而還遂從攻幽燕諸城未下者洪武己酉調守大同攻王保保魏伯章俱有功已又征和林應州天城白登甲寅破虜童軍生擒偽官劉平章乙卯推燕山左衛指揮僉事是後屢征迤北於陽破寇營帳綏輯降附威聲遠著戊辰冬以公守禦邊陲久效勞績特陞驃騎將軍北平行都司指揮使追封其三代公感 上知遇益以涖務為任功烈之茂一時諸將罕與為儷歲戊寅升後軍都督僉

事仍掌行都司事已卯　文皇帝舉兵靖內難至大
寧得公名見軍門賜坐親酌卮酒勞之問以安社稷
計公奏稱旨乃曰天以卿授吾其遂成吾志於是命
公爲五軍總兵官南進至鄭村壩首與敵遇即摧敗
之從攻廣昌蔚州大同諸郡無不克捷庚辰夏四月
戰白溝河下濟南茂建奇策敵聞公名不戰自退勑
書褒諭陞都督同知未幾公嬰疾在營　文皇帝憂
念不置晝遣中使絡繹往問夜則就營察視安否醫
藥飲食皆出　上賜疾篤命還北京　文皇帝亦旋
師親幸其第臨問者二公獨以用賢厚賞爲勸率[illegible]

之遂以其年十月七日卒於正寢訃聞悼慟不勝遣官諭祭者七喪葬之費悉出内帑　文皇帝既登大寶錄序前勞定議贈公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涇國公謚襄敏公爲將四十年仁而廉他將或以多殺戮爲功椓取子女玉帛公輒語之曰好生惡死人人所同奚忍害彼之命爲己功也父子夫婦人倫至重又奚忍獨人之父鰥人之夫而奪有其妻子耶於是聞公言而化者宜亟嗚呼若公者其校古良將肯多讓哉

都督同知陳公翼神道碑

公名翼字良輔先世居湖州長興縣後遷廣德州考名興字朝傑生元季才識不群有聲里社楊左丞辟除萬戶時天下已亂落落無所遇仗策歸附我　高皇帝從征伐克隊伍長進衛宿衛洪武二年乙酉征虹螺山授驍騎前衛百戶辛酉征雲南蠻洞力戰死公在行伍有晉安曲靖盤江之役襲職行間特授濟陽衛世襲千戶戊辰征魚兒海子庚午征以都山辛未征鵝寒山乙亥出擊遼東野人累功特陞燕山有護衛世襲指揮僉事三十一年戊寅　太宗皇帝舉

靖難之師公已籍近屬自安定門始事及渡江率甲
四年環數千里大小二十四戰略定二十餘州圍必
取攻必破援必潰師交必全勝未嘗少挫己卯以白
溝河濟南功陞指揮同知庚辰以東平汶上功陞都
指揮僉事是年六月平定京師陞鎮國將軍陝西都
司都指揮同知尋命掌金吾右衛事蓋不欲遠任公
也明年贈祖考旺父驍騎百戶興皆如公官祖妣楊
氏母丁氏皆夫人永樂己丑扈　駕還北京進階榮
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後二年數將神機營
軍馬扈從巡北至和林省過土剌河擊斬胡寇尾剌

人畜殆盡後七年　上素知公老臣可屬大寄詔往
南京督府視事洪熙改元　仁宗皇帝念公勳舊召
還任北京未幾有疾給醫藥調治久之不能起宣德
三年卒壽六十有三　上聞訃震悼輟視朝一日給
艮具道里費勑有司即長與祖塋治葬從一品制自
襲斂至祥禫諭祭者四親藩大臣百司庶士祭弔者
相屬于道先是公年少神觀高偉與如洪鍾讀書善
騎射以才氣自負反爲將矜而不肆嚴而有恩又能
先幾料勇制變履危難兵整旅之閒敵常不戰而自
却非獨長驅銳進能用其死力而已戰勝之日務以

節殘恤衆爲事未嘗妄殺一人故士卒樂附所向成
功歷如古名將云

遼東總兵官都督同知巫凱傳

巫凱應天府句容縣人初以廬州衛百戶屢從征討有功累陞都指揮同知永樂元年陞都指揮使調遼東都司宣德元年陞都督僉事佩征虜前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遼東以功陞都督同知正統三年十二月卒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事凱性剛毅饒智略馭衆嚴而有恩在邊三十餘年威惠并行邊務悉舉論者以前後守東陲者皆莫之及云

南京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許公貴墓志銘

周洪謨

公諱貴用和字其先揚州江都人自高祖而下三世贈永新伯高祖妣曾祖妣祖妣皆贈夫人父諱成元季戍通州從　高皇帝起義陞燕山中護衛百戶後從　文皇帝靖難累樹奇功賜誥劵奉天靖難推忠效義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永新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毋毛氏繼母梅及李皆封夫人公李夫人出十餘歲即善騎射長稍孫吳兵法喜讀儒書永樂中襲羽林衛指揮使宣德丁亥總戎以

掌衛事者不得其人薦公代之百廢咸舉正統甲子
朝廷命廷臣舉武職之有謀略善騎射者各一人以
禦邊患前安鄉伯張安以公應名之試在優等尋授
都指揮同知調山西行都司以擊敗北虜有功陞都
指揮使歲庚午奉　勑充右叅將備大同西路累敗
虜於蒲州營及高山陞都督僉事是年秋又以破虜
功陞都督同知明年以疾乞還京師至天順改元疾
愈佐理左軍都督事頃之調掌南京左府辛巳冬四
川松潘叛　上知公賢驛召赴闕命充副總兵官往
守其地會叙州府奏戎縣山都掌夷寇叛尋詔追於

路俾先平之而後往松潘公直搗其巢穴斬首數百級降五十餘寨遂感深菁嵐氣以成疾及振旅西泝僰次成都而卒時天順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始疾革呼寧謂曰我死之後盡心効勞以報
國恩爾能行吾言吾死亦慰地下矣又作詩有夷醜掃不盡哀心尚未足之句實忠憤所發云予與公諭以滇事謂宜調龍州宣府天全招討諸士軍左右夾擊公深諾曰吾意正爾惜未見之底績豈惟松潘之不幸全蜀之不幸也

都督同知陳逵傳

陳逵應天府六合縣人初蔭授忠義左衛指揮同知景泰初被薦陞都指揮僉事鎮守通州等處督捕盜賊累進都督同知尋改命守備倒馬關通州軍人保留之以成化二十一年二月聘斂葬祭如例逵爲人沉鷙有謀正統初有詔五品堂上官舉將才學士李時勉薦之時出入其門下閒所未聞故涖軍行事多有可取其督捕盜賊用刑雖過於慘刻然擬摘政跡居民安堵後之繼者多不如之其最可稱者天順初于謙被誣遭極刑是時羣兇氣燄可畏乃獨收謙屍

爲之斂葬君子多其義云

都督同知孫安傳

孫安先直隷高郵州人永樂中代父煥職爲大興左衛指揮僉事歷陞都指揮使正統己巳陞後軍都督僉事總督獨石馬營龍門等處備禦景泰辛未進同知甲戌以疾罷鎮成化七年十一月卒賜祭葬如例己巳之變獨石等城爲虜所攻守備都指揮楊俊等聲言城孤懸難守皆棄歸遂鞠爲荒墟安既受命總督與協贊軍務山西右叅政葉盛請修復之躬率士卒芟遂蒿萊廬舍飭戰具弔死問傷流亡復業人有寧宇復爲完城于時議者謂其保境之功居多子驥

衣衛指揮僉事

前軍都督同知馬良傳

馬良山東館陶縣人曩祖職爲金吾左衛指揮使以功累陞至後軍都督僉事曹欽之亂良頗有功賜金織蟒衣玉帶陞都督同知　上初即位以交結近侍調廣西聽總兵節制殺賊逾年貴緣得召還協守南京復命回京署前軍事四年充總兵鎮守廣西五年移守貴州至是卒遣官諭祭良姿表俊偉性度溫柔嘗以幼童侍　英廟于青宮比長益親昵天順時武臣中得寵者惟良爲最凡行幸良必從一日　駕出保南圍早朝罷文武群臣候送午門外見有乘馬從

午門中內官夾侍而出者後復一人騎而出衆皆愕然諦視前乘馬者乃良也後良喪婦不數月娶繼室鼓樂喧天聲聞禁中　英廟聞之謂左右曰良喪婦未久何以即娶夫婦之情何其薄也此人可見不知禮自是寵遂衰不復名見說者謂　英廟篤于倫理如此而良以嬖臣克保始終亦可謂幸云

中軍都督同知武忠傳

武忠先女直人宣德中遣使奴兒干授錦衣衛百戶後代叔父乃當哈為海西都指揮僉事改註錦衣衛帶俸以軍功歷陞都指揮同知署都指揮使成化三年遣往建州招諭都督董山等陞中軍署都督僉事未幾進同知至是卒賜祭葬如例忠會昌侯孫繼宗之壻貌壯偉善射嘗偕給事中張寧使朝鮮國人請閱兵因以弓矢請射忠挽弓輒嫌其軟並張兩弓折之既而有鴈橫空而過國人跽請射忠援弓射應弦而落國人大惧服子拱今嗣為指揮使帶俸錦衣衛

同知中軍都督府事贈左都督張公欽神道碑

程敏政

國初著令武臣非歷戰功不得陞中世以來乃有自別途以進者蓋予嘗攷諸國史知之未嘗不爲之慨然大息而有取於故都督張公云公生于將家以承業癸卯受代爲留守右衛指揮僉事時年尚少屹如老成人正統辛酉從征麓川麓川抵鎮康州賊黨有刀門捧刀門顛兩酋者公連破降之進攻上江拔孟底指罕諸砦兵部尚書王忠毅公奇其功承制進都指揮僉事時諸軍自杉木籠山進圍麓川公率偏師

潛入其中堅賊帥思任發大敗走緬餘衆悉降凱還得世襲指揮使癸亥命出理中都留守司事戊辰詔以所部從寧陽侯陳武靖公討閩冦鄧茂七進都指揮同知景泰庚午再從入閩殲賊孽于延平壬申進都指揮使少保于公復言張某功多遂署僉後軍都督府事乙亥移中軍天順改元實授副彰武伯楊信守延綏慶陽諸路抵鎮之明年虜酋孛來入冦神木縣公出兵禦之于柴溝斬獲甚衆捷聞賜白金綵幣進都督同知左參將專守延綏西路虜以前不得志復入安邊營公分道扼之連戰于野馬澗諸虜俘其

將先至赤獲駝馬兵仗及還所掠子女生畜[illegible]
付之特受賜敕褒諭命佩靖虜副將軍印總延綏[illegible]
務諸路兵成化乙酉朝廷念公久于邊命還復理中
軍時方大閱得精兵十二萬命公分統揚威營公
出入兵間首尾三十五年自諸衛歷兩府論功與能
其可謂無愧矣公家都城下馬社諱欽字克敬曾祖
二公祖瀅盧及所後父良皆贈榮祿大夫同知後軍
都督府事所生父景山曾祖母王氏祖母馬氏所後
母蘇氏皆贈夫人所生母馬氏公年七十有一卒於
成化乙未夏五月二十有二日　上聞訃輟朝一日

凡五遣禮部諭祭特贈左都督命工部給喪葬費

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韓公神道碑

孫守陳

成化二十一年三月廿又一日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韓公卒于家壽八十有一公諱志字英叔其先永平之昌黎人考曰文國初以剛勇官編戍燕山左衛護從 上靖內難伐北虜屢樹戰功累官大寧都司都指揮僉事公生則數歲方父馳駿引強衆負能建年甫弱冠以大寧公請老門拜金吾衛世襲指揮使時已練達如老成人吏士咸服之永樂中每扈 駕北征宣德元年從 宣宗皇帝馳巢

安州平虜人高興以還三年從大將出塞北生擒一虜五年從征哈剌安地而一虜馳近營公躍而擒之衆服其英武正統五年調邳州衛邳當南北孔道兵民多窘乏公至則撫養士卒時以司馬兵法練之簡器械葺城陴使客過亦善待無忤者其令不嚴而肅凡務不勞而理下皆畏而愛之遠邇稱譽在朝多知其名十四年虜大舉入寇京師戒嚴公被薦入衛陞署都指揮僉事提兵出哨棗林諸處景泰改元從武靖侯駐山西大同府虜寇北門外公奮勇突陣大破走之陞署指揮同知天順改元加[illegible]中軍都督府都

督僉事五年逆賊曹欽犯闕公與諸將相犄角平之
陞本府都督同知掌五軍營之大營忠愼勤勞 英
宗皇帝大嘉之時命佩刀侍衛寵遇日加賞賜蟒衣
玉帶鳳翅盔明甲寶刀皆異數也八年疏請致仕
今上允之而命廣仍其邳衛之故職公乃歸老于邳
日居別業事農圃賢士大夫過之必命酒雅歌投壺
以爲樂歷廿餘稔而考終弔而哭者塡巷塞門皆素
感慕者高曾考三世俱以公貴贈榮祿大夫中軍都
督府都督同知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郭公鋐墓志銘

李東陽

都督郭公諱鋐彥和字也上世出廬之合肥曾祖得國初內附累功授廣陽衛指揮僉事祖瑄嗣考寬又嗣進指揮同知以材勇聞封平陰武愍王成國朱公簡于京營遂妻以女後累陞同知中軍都督府事佩征西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大同於是厥祖考皆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公初嗣指揮嗣註彭城衛成化乙酉以廣西剿功進都指揮僉事己丑中武舉進同知月加俸二石贊畫閫得方略掌旗鼓號

令名遂起丁酉領五軍營右哨戊戌備倭揚州諸府
政尚鎮靜海道以寧丙午充漕運參將弘治戊申寄
祿錦衣衛壬子充副總兵鎮廣西永安諸路獞賊流
劫府江公首議用兵分路進勦俘斬甚衆乙卯進署
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佩漕運印充總兵官鎮淮安
以廣西功實授俄復進都督同知降勑獎勵賜白金
綵幣給誥命階榮祿大夫自復入淮熟練漕政悉官
兵利病條貫便不便曲爲區畫借京倉糧銀爲般剝
費以代市息浚通州官河二十餘里置減水閘用淺
船般運以代陸輓歲省數萬緡故雖專且久而官

上愛戴不少替正德丁卯名還京師奉朝請佐理都督府事踰年乃卒昔人以轉輸功上戰伐謂兵食必相須乃克有濟公先兵後食歷試皆效其所謂食雖非赴急應變然持恒保大為國家遠久計功實倍焉而論者猶歉其弗克盡用以沒此其人亦可知已公事母孝謹迎養嶺南將鼓之暇不廢定省自奉簡約雅好慕士大夫下上論議圖碁雅歌閱古書名畫藹然如書生云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劉景祥傳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劉景祥正德五年六月卒景祥以瑾凡賜葬祭加等公卿以下弔賻惟恐後車馬日塡塞於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葬又往設祭重致錢帛謂之辭靈瑾敗之夕嘗行封瑾門景祥柩尚出棄於路旣而追削其官焚其屍聞者快之初京師巷私語藉藉謂八月十五日傾朝送葬瑾已與二三同惡定計欲爲變是時夜禁甚嚴犯者至死星出後寂然無雞犬聲有中夜竊聽者聞兵甲聲錚然相繼及瑾敗先景祥葬期二日云

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楊英傳

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楊英湖廣武陵縣人初襲陞萬全都司都指揮僉事尋充獨石右叅將轉協守寧夏副總兵會慶實鐇叛遣其黨撤黃河渡船英方以警出屯楊顯堡遂率將士奪之不克走靈州於是陞右府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發延綏官軍一千五百人隷焉未幾遊擊將軍仇鉞謀執寘鐇英實約爲內應及寧夏平其部下斬獲功最多乃實授都督僉事累陞今職佩平蠻將軍印鎭守湖廣地方正德十二年八月卒賜祭葬如例

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張俊傳

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張俊宣府人以宣府前衛指揮使歷都指揮僉事守備右哨參將陞大同游擊將軍虜數萬寇邊俊領游兵往禦之據高阜列營虜悉衆來攻俊力與麾戰自辰至酉虜不能衝突遂解圍遁去俊先遣子登設伏要衝虜兵過伏發果斬首數十級捷奏俊遂佩印充總兵鎮守大同尋調宣府後以虞臺嶺之敗落職正德間以殺內賊劉六等猖獗復起領兵賊平陞都督同知尋致仕正德十四年十二月卒俊有謀勇而能守家無餘貲以名將稱

廣西副總兵右軍署都督同知張君祐神道碑

湛若水

可蘭子名祐字天祐公族在河南河內縣有祖曰群者洪武永樂間以武功顯官至都指揮僉事調江西卒于從征交趾之陣再世曰寧府儀賓三世曰南昌左衛指揮使應陞改廣州右衛守禦石門以卒遂為廣州之始祖四世曰聡勇將軍廣州右衛指揮使翔五世曰某而得可蘭可蘭生於邑之資賢里六歲而孤鞠于王太夫人依于舅氏穎悟超常兒稍長能脫去綺紈之習師事東所張先生得聞心學大義弘

治戊午彙廣州右衛指揮使守盧包永年十九贊征
豐湖十三村先登斬首百餘級賊勢披靡大軍從之
盡殲其兇丁卯累前功擢署都指揮僉事守備德慶
瀧水威信漸著先聲猺獞負險很驁者稍稍遁去不
敢來犯都御史林公廷選甚奇之引爲梧州坐營軍
事無大小必咨焉辛未移守備惠潮時潮惠之間程
鄉有王管諸峒龍川有野鴨諸巢其盜賊如潮之劉
文安惠之李通寶諸寇嘯聚爲患可醻談笑麾之直
擣其穴以次剷平積功六千三百餘級癸酉擢廣西
右江右參將分守柳慶先是朝議懲思田土官岑猛

逆殄之酷欲郡縣其地焉流官韋林等因復起爲亂
可蘭承檄撫處誘諸元惡二十九人追殺其黨千八
十級因進勦修仁富賀諸處又斬獲八百五十四級
都御史陳公金薦於朝曰讀書養性絕綺紈之驕奢
清介持身飽戰攻之韜略可當大將廷推御史曹君
珪薦曰志正守定戎務久廢而復興勞息困蘇士氣
始作而方振戊寅遷副總兵廣西鎮守尋進右軍署
都督僉事於是飭兵政繕守備三軍作氣庚辰古田
諸處流賊猖亂郡邑騷然議撫與勦未決可蘭上便
宜欲照景泰間降勑激勸土官令遵調度　上可之

仍命之給賞果致用命訖底戡定尋以總理五背功進署都督同知鎮守如故以手足頑痺之疾上疏乞休　上曰張祐殺賊有功偶有疾其令善加調理以副委任所辭不允冬督兵進討洛容蠻賊斬首六百十級辛巳春復督兵討肇慶平樂蠻賊克之是年五月特旨陞俸一級蔭子姪一人世襲百戶兼白金文綺玉帶之賜嘉靖改元八月丁太夫人憂哀毀骨立夙疾復作累疏乞致仕辭甚懇切得旨以都指揮原銜帶俸調理既得請即扶櫬東歸初在鎮時上思州土目黃鏐作亂可蘭衙東縣賞購之於是土官黃廷

賛生𤙴繆至麾下總督張都御史嶽忌其功以其不先禀命也至是劾其懷奸避難遠紮德慶獄　上寧其誣合䝉舊帶俸自是有終焉之志矣丙戌田州叛兵既剪𦋐復熾禍連思恩都御史姚公鏌謂必得謀略如張祐者乃有濟時起之赴軍府以客禮相待無咨訪之多所裨益新建伯陽明王公守仁繼至首詢以撫捕之宜可蘭曰以夷治夷可不煩兵而下王公納之疏于　朝復叛酋岑氏一人以撫其衆設十九巡檢以攜其黨既而土目盧蘇王受等果乞歸順願立功自效因命可蘭部分其衆以便宜設險計略八寨

之賊若干人遂奏復其原職留鎮其地殺林有功未幾月民夷安堵巳丑勦封川石硯山賊盤古子等斬首二百級辛卯勦廣東會寧劇賊丘區長等一千二百級勒銘大隆山而還壬辰春西山寇趙林花攻破高州城池勢甚猖獗兵部右侍郎都御史陶公諧總兵咸寧侯仇公鸞偕委調左右兩江土官五萬餘以癸巳春正月抵梧爲中軍肖險深入抵陽春參峒雲眾諸處賊巢斬首六千級時疾劇猶扶憊處分軍事不輟以是月二十日卒將士哀號如喪父母可蘭身長八尺智識絕人裁決如流軍旅刑名之事咸不習

而能慕伏波武侯之風過烏蠻灘謁伏波祠徘徊太
息曰歿不俎豆其間非夫也題詩其上後死於高涼
之役田人立祠横山祀之此其兆歟尤篤志文學喜
賦詩讀書積至千餘卷所至輦以自隨暇即延儒生
相與論難雖軍務倥偬不廢歷官四十餘年位至一
品未嘗營家室卑隘僅可容膝馭士嚴明尤愛恤濟
在廣南時有卒取民束蔬者立斬以徇至於均甘苦
壯士心古名將不過也以此所向成武功兵騎所至
老幼婦女不驚市貫不變田園疏果下無一跡思田
德慶之民至今德之其在右江較御史朱之賦貪以

懲于法然亦用是為時所忌今大學士西樵方公書
疏薦以可當大任且曰才兼文武學有師承將舉之
挂印總鎮兩廣為人沮止不究大用齎志以歿惜夫
距生成化癸卯十月十八日壽五十有一

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楊公宏墓志銘

嘉靖辛丑十一月二十六日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致仕楊公卒訃聞　天子追悼爲輟朝一日賜諭祭六壇命有司營壙事恩至渥也公諱宏字希仁容堂其自號云淮安海州人也有諱琟者勝國季從

高皇帝征戰有功授燕山右護衛中所鎮撫公之高祖也琟生斌以功陞薊州衛指揮同知斌生賢襲父職賢生政改金吾右衛伐衙有功陞都指揮同知掌陝西都司事是家長安公之父也公生而豐頎龍顙音吐洪亮雙目炯然甫七歲都閫公謝世太夫人

適其受學于平冀謝先生所即日記數百言諸童子嬉戲乃獨危坐朗誦謝先生奇之曰千里駒也十有二歲入西安郡庠踰數載精通書史才氣浡浡逼人一時英俊相與頡頏以科第可唾手取也然屢叙及之乃襲爲西安左衛指揮使云成化乙巳關中大饑人相食公獻救荒策于巡撫都御史鄭公鄭公善而行之賴以全活者無筭尋擢掌衛事于是平差力限錢穀練兵馬抑豪强嚴禁令會臺有失馬者愬之公公曰去盜遠汝馬矣盜聞而懼明日果遺馬空屋中人咸以爲神至于氷櫱之操凜不可犯陳百戸者公

娟郎也以射麥飛隨饋公厄于情勢而寘之外室示
懸魚之意云蓋自是無敢饋者撫巡諸公謂公文武
才既薦于朝弘治己未以公守紅城庚申守備固原
于是繕甲兵修城堡謹烽堠修置戰馬尚書徐州陶
公將兵備固原公復協同陶公滌府庫之弊查監苑
之馬巡按石御史謂公特才越職而思之備是時北
虜不入寇者有年矣一旦出其不意大入壓境公率
將禦有功然人畜不無少損石御史奏此劾奏公巡
撫都御史江西周公素器重公然亦不容無奏以聞
公曰殺其數可乎公曰不可失事罪小欺君罪大矣

周公益重之然公竟由此罷官既歸閉門讀書蔬食
菜羹晏如也尚書山東秦公總制三邊聞公之才而
賢令其執牌檄軍于甘肅其意有在而公不知也廵
撫甘肅都御史畢公知此意贈公白金二百兩公却
而不受秦公聞而賢之乃首薦公未幾事白陞都指
揮仍守固原當是時遂菴楊公總制于斯公獻策以
紅古城乃北虜入寇必由之路宜築城鑿池募衆屯
田庶幾無患甫閱月軍士雲集遂菴公喜乃聞於朝
賜大紅彩幣六襲遂菴公遂議築邊墻凡幾百里整
畫調度公之力爲多正德巳巳掌陜西都司事是時

漢南盜起巡撫都御史檄公往勦之公迎賊于西鄉大戰楊柳山賊遁追之巴縣蒙壩三官堂斬首八百餘級賊遂平庚午充右參將備小河辛未充總兵官鎮松潘番酋雪郎王大肆虜掠久無能制者公至集將吏於前厲聲言曰諸軍不聞兵法乎殺一人妄人殺之可也雪郎王不殺可乎衆齊應曰可殺公乃督衆往薄其族擒雪郎王斬之以狥百姓大悅事聞詔賜彩幣白鏹壬申蜀盜鄢本恕等數萬人聲勢洶洶追于漢中廟堂集議以公受制敕充總兵官仍鎮巴蜀公謂總帥洪公曰遄誅之寇潛伏山野嘗無巢圖但

巢穴深邃地里遼遠耳若四省夾攻勢蹙賊散洪公深以爲然是時賊侵淸徽公遣部兵先進自統大兵繼之賊奔潰公追之管山縣戰于黃河渡斬首五百級又遣裨將吳宏等分兵阻過斬首千七百餘級賊夜遁公曰保寧儀壠悉有官軍捕禦獨巴縣之人耳若賊由南江寺而下其誰禦之未幾賊果至巴巴人不戰而潰然賊實懼公乃遣人詣軍門乞降言我輩良民寒餓不得已至此明公威德遠播願悔過自新公察知其誠許之于是投戈解散者二萬人事聞

上嘉悅賜勅諭勞之賊有廖麻子者其黨甚衆號其

騎力莫敢與敵公曰彼騎我步破之之爲難宜益騎兵主者不聽其後竟以馬勝人皆服公之見云賊有投降者巡撫都御史高文明信之不疑將報功邀公署銜公曰此僞也不從未幾賊果叛諸附功者私相謂曰愧先見不如楊公耳惟時按部者咸忌公遂羅織公罪公不辯而歸都指揮徐勇者公部下也嘗受知于公至是具黃金百兩爲贐公怒叱之去勇退而歎曰今日乃復見楊伯起耶乙亥以大臣論薦名至京遷南京右軍都督府都督時　武宗春秋鼎盛儲位尚虛公上書言宜早定以繫天下之望事雖未行亦

不罪丙子召回京坐後府三千營管操丁丑　武宗
大祀南郊備宿衛東天門賜大紅織金蟒羅服三襲
明日預宴慶成得坐奉天殿當是時外夷亦不剌侵
處西海吐魯番回夷猖亂何奴亦復入套朝議難之
公議曰兵少敵衆宜遏貢哈密專意套賊出套乃
事河西所謂易以計破者衆論始定辛巳改南京後
府坐大教場其年　上用大臣議以公充總兵官受
制勑節鎮淮揚總督漕運嘉靖壬午　今上皇帝即
位賜彩幣二表裏白金二十兩漕運舊規歲久廢壞
至正德極矣公至晝夜經畫剔抉弊蠹請查逝遞增

淺淺船帶盈廣運二倉額運不免軍士借債公請民運之水次戶部監兌官給之軍民稱便遮洋併水事八衛派隸江南別上下兩江汛把總就便兌江南直隸一總補入遮洋兌于河南收山東等總新船亦稱清江廠主事監造徐左潤州二衛缺運覈儘本衛以淮揚京操補之歸德武平不二所運事者仍運京操舊數漕船至通州東運太倉歲省費四十餘萬公考元故道浚河淺水設官治役由朝陽門直至京師又疏趙皮寨渠以殺水勢建瓜洲新閘往年故事漕司額外耗米折徵輕齎綱史隨便益以漸至那移弊不可

言公曰厚斂于民復削于軍既非正稅而今軍民俱怨朝廷四海之富豈賴于此奏請餘耗給軍報可先是權要多索運席諸物事雖微細積累不貲公禁止踰五七年所積者運銀以二十萬兩計席銀以九萬計車脚銀以二十萬計省造船銀以三萬計尚書陶公都御史高公前後疏薦于朝詔陞公都督同知仍掌漕事云戊子淮安大饑公上四事曰節民力寬商稅飭鹽禁減漕糧復請金貲粥存活萬人己丑賜明倫大典庚寅詔同南京中府瀕行軍民父老傾城攀泣擁舟不行先是公嘗累疏乞歸論留之在南京三

年復具疏懇　上重其雅志簡之武臣都督致仕自
公始于是文武大臣下至百執事形諸詩歌張廷祖
錢如二疏故事人咸以爲榮癸巳正月過淮老稚躑
躍挽舟五七十里泣涕而別公去淮三年淮人思之
不巳乃爲之生立祠提學副使江都趙叔鳴爲文具
述政績勒諸貞石曰去思之碑云壽七十有九歲公
好讀書至老不輟發爲詩文可追古作所著有漕運
志容堂藁稿容堂奏議自考録藏于家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謚隱懷郤公永墓志銘

孫世芳

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郤公以嘉靖戊申
正月廿六日卒壽七十有八公諱永字世延別號龍
泉裔出春秋晉大夫穀世序綿邈不可詳逮我　高
皇帝起鳳陽諱聚者仗劍往從之建奇勳歷陞指揮
公高祖也聚生璟承述業以死物事晉指揮使璟生
清補陞調直隸金山衛清弟述訓宣府遂為龍門人
述之孫弟文亦襲世今陞榮祿大夫都督同知文配
魏氏贈夫人生子海實公父文亦成童幼不可官文

弟玹姑嗣之累以功晉都指揮同知父海止襲指揮
使令以公貴贈榮祿借母夫人陳受誥命云公生十
歲失怙然警敏有大志稍長游庠校讀孫吳兵書秉
藻鑑者業已器之弘治壬戌任行伍遇賊輒奮勇獻
馘晉僉都指揮事乙丑賊寇廣嶺官軍困七月夜公
出奇解圍當道交薦聲稱煜煜焉正德巳巳晉都指
揮同知聽萬全都司篆擢陽和獨石參戎尋轉遊擊
將軍辛未京畿盜與氓鮮寧宇　上用廷議徵公兵
公感憤敵愾靡出弗摧斬獲二千降散殆數萬衆凡
返回掠物給主無主始給軍秋毫不巳私一月得女

婬同事文吏欲之公毅然曰毋亟遊人物色其父母而歸焉過郡邑搜閱志圖務稔知夷險俾從事弗迷軍中得家音知母氏平安緘啓不省其餘初公受命止燕幽齊魯及賊南將兵躡之昕夕戰不休時有客謂公盍守界需功成公曰吾豈越境哉第賊騎入深如病切心腹除惡不務本吾其階禍矣人臣在征戰義得專安可襲常故也客慚退追至鎮江擒元惡殄除醜而大難卒夷迄今江淮間咸戴御將軍矣當是時捷音上　毅皇帝嘉悅褒之璽書錫之金幣擢都督僉事屯鎮河間甲戌佩征西前將軍印鎮朔將軍

印鎮上谷逾三月虜侵寧夏孔棘移佩征西將軍印往鎮之旌旗所至倏爾改觀若華暨夷罔用慴服丁丑土番忠順王入寇　上命公佩平虜將軍印督三秦兵勦撫之公集將校諗曰兵法攻心爲上故善爲國者不師也若知所以即戎乎乃多出文告布于邊徼以警惕之云玆役討不庭也今已誓番漢兵百萬衆某將可某地某師某將可某師某地毋怯毋貪毋虐毋縱罔克有勳毋貸義正詞嚴聲赫靈濯虜諜知所哀入貢焉既振旅旋廷臣列疏上擢左軍都督府左都督云巳卯再受命開府三關權將逆彬忌之中

以事繫于理類汪給事中採章獲免焉已假征虜前
將軍印鎮遼左時開原封守廢公令撫監城之相與
提兵境上防護一日既結寨時將肅公占象察形以
移壘言撫監不可公再言之竟遷一舍許無何暴雨
如注舊寨水盈丈撫監遜謝曰微公幾見我師魚鱉
矣嘉靖壬午 上恩禮內外重臣使行人來錫公命
旌城堡績成也癸未賊寇寧靜衆二十萬老倪慢號
曰賊衆我寡勢不相格然主客勞佚利在我也乃偏
諭諸將堅壁遏衝躬帥精騎往敵之沉謀英識懸合
妙中計斬四十首輜重無算拜捷奏 上降勅褒賚尚

丙戌以疾懇辭方就問延臣更薦之再佩鎮朔將軍印鎮上谷扶疾視事出塞風聞虜衆驚曰天朝將卻太師矣戊子疾轉劇果辭命允三月甫痊即起僉左軍都督事又東聽督軍又督京城內外巡捕都人宴爾癸巳賊逼三晉羽檄日馳　上排
朝臣僉謀推公復佩平虜將軍印總制宣大偏保虜聞之中宵北走廼雲中師奸紀公偕少司馬劉公源清問罪焉於是誅殄渠魁罔治脅從審機用間懸賞待勳地方寧輯然若未盡知公者以師老財費言因被黜歸里公于于也癸卯閑住肘後再佩鎮朔將軍

印鎮上谷公惟虜年來我輕宜示強乃毀垣許入賊旣懼無犯越歲始糾衆寇渡口公躬擐甲冑指揮將佐斬首五十賊氣索然　上聞復勞賚然公年且暮尚矍鑠不自倦于勤也塞垣未飭烈犢爰伻用餉糧平版幹議遠邇揣厚薄不愆于素屹成嚴險即謂公爲長城非邪乙巳數上章以老辭歸怡然在畝衆蹶蹶矣乃三載病彌留進二子訣曰而父官六十年簡書受三十統綰紳爲揚六十疏戰大小百有奇即諸將未而父役而父何械也但念世受國恩而曹幼罔知能識而父言毋忘而父有子矣言畢目瞑　上

聞之震悼遣官諭祭下太常議諡隱懷可謂君臣之義克協終始矣

都督同知謚忠愍前協守大同地方左副總兵

林公椿墓志銘　　謝淮

林公諱椿字永年別號南山其先淮安府安東縣人始祖戍大同右衛曾大父而上悉世其業乃鼓以武功封昭信校尉大父盛封昭勇將軍父蒙歷官至都指揮鎮國將軍其族漸著移居大同鎮城遂家焉適母任氏母王氏南山公將誕母夫人夢二龍交逸於室門縉乃生公甫三歲知孝謹狀如成人離十三鎮同公得風疾月餘衣不解帶病革水漿不入口所諸神願祈壽益親居喪哀毀骨立葬祭皆如禮歲時伏

牒率諸子姪拜播風雨不避擢右衛指揮僉事陞官隊見官府靡不禮重尋擢把總統部衆遇敵斬獲賊首十顆陞指揮使由此韜略益閑聲望益著維意所向目無勁敵推陞右衛城守備甫歲值大廟灣之變身被重創不克視事乃乞休老稚遮道羅拜畫像脫靴至今猶然尋愈守備朔州維時虜衆南下肯嵐係腹裏劇郡乃特選改其任公至極力經營百費具修縣然壯於邊陞值夜分公宴坐吏人懷金投帳下無語而出公遂拘六人叱令持去旦日集諸吏鳴鼓以攻其事且誓之曰爲官暮夜受金爲貪耳比與爾

爲軍輩貧且奈何哉由是無不感泣二十三年春公
拜協守大同副總兵年纔三十餘壯懷忠志益肆激
發每讀岳武穆詞至飱肉飲血處憤惋數日人臣懷
仁義以事其君豈容旦夕忘此與人接談必以捐軀
殉國自許居家遇祀事則齋戒獨宿臨事戒懼每用
占卜尤精靈棋經稱驗不爽性好修合醫藥疾每捐
保濟人多所全活凡軍中嬰疾者即供醫藥用是
軍深德之營修塞垣與士卒同苦即飲食莫之或辨
防秋夜遇雨雪端坐營帳子姪輩或勸歛避懶止之
曰士衆且凍餒直衛吾尚敢他縱乎丁卯秋提兵右

銜踰戀先塋欷歔泣下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據
有今日皆先人所遺也報本返始可無表著乎乃立
石墓表碑文二通事母孝每食必親薦母或不與即
廢食不自歷享處兄弟殷睦細大不遺子姪輩各教
以耕讀家門輯和頻年公嘗夢與賊戰叱咤之聲雖
耄猶壯烈每提兵出必拜別老母若永訣意卒之前
日虜勢劇寇邊公衷甲將躍馬重與母氏叩首不覺
泣下戀戀然意屬後事於子觀者駭異公率寡弱至
挑坡墩猝與賊遇自巳至申鏖戰虜勢少却乃傳閱
張總兵官權所不虞公頓足大聲誓不與賊俱生執

戰而西維時賊衆併力四集重圍夾門矢盡勢孤遂
爲流矢額傷即氣微幾絶而目尚瞋裂齒尚咋切兵
潰賊合餘賊懾襲猶交相駭愕而不敢近者久之幾
時事聞廷論交揚有曰具折衝之勇負同仇之義心
廿進死義重舍生有曰見危授命委身徇國稱將士
之獨難勵臣節於匪懈特蒙　俞旨游拜　卹恩廟
祀邊庭恩䘏後裔誠近時所未有者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贈左都督俞公大猷行

狀　　趙恒志

公姓俞氏諱大猷字志輔別號虛江始祖諱敏從
高皇帝征伐有功授百戶隸泉州衛其後大宗絕公
父諱原瓚以支曾孫嗣前職母楊氏以弘治癸亥六
月十四日生公公生而穎異過人長而慷慨以豪傑
自命折節讀書無所不闚攻古文詞思致深遠家故
貧甚悠落如也嘗授易一卿王先生宣與衛林先生
福得虛齋先生之傳最後所從冊趙先生本學以易
推衍兵家奇正虛實之權書有韜鈐內外等篇復從

授業故公之學深於易而精於兵嘗謂兵法之數起五猶一人之身有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可使合爲一人也父歿棄諸生嗣官應嘉靖甲午武闈入高等登乙未會闈第五人除正千户守禦金門用儒飭治讀法賑饑嚚俗爲之一變癸卯虜寇三晉　詔選天下將材公躍然喜曰此吾滅胡報國時也裝如京師絲介中丞集齋丘公以書校大司馬求試於邊復以書校大總制謂北虜自　成祖北伐後未嘗以大陣勝之犬羊之性無所懲創猖獗日甚今當以節制之師合爲一大陣破之則莫如辨馬步以定長技敵技藝

以倡勇敢重正兵以防衝突幸當天下全盛而兵亦
食乏非所慮也嘗入面對公析其素號强兵者爲弱
號堅營者爲虛不畢意毀見以求合也穆廟公壯其
言然大同當事者方以客兵冗費爲憂上疏言之公
亦密總制意不在遣書語所知祭酒松溪程公曰默
觀今世皆幸一時目前之安而未有欲爲宗社長久
之計者也屬有以公南人不宜北用移公守備江淮
大陣破虜之志旣不遂而東南山海之警無寧歲公
身繫重輕席不暇煖者幾三十年目擊夢兵丙午海
寇康老等作亂公發舟進破之蕃奉其器械停斬共

三百餘進廣東都司僉書署都指揮僉事新輿恩平
間賊譚元清等屢招屢叛民歲苦之公請於制府約
番歐陽公曰賊分劇易治有緩急願無中制也歐陽
公許之於是修保甲增營壘使良民自爲戰守備而
公單騎遍歷諸峝推至誠陳禍福以曉之至親教以
劍術賊見公劍術勁捷變化如神莫不駭服有蘇青
蛇者手格猛獸爲峝所推公料其負固給至墟市斬
之明日詣何老貓峝令盡遷所侵民田數十頃其諸
巨魁以次服罪撫處其衆與之更始良民不畏賊新
民不畏兵而二邑平已酉安南范子儀擁衆三萬入

寇務書交馳議者咸謂當備之陸公獨抗論防之於海是時調兵未集公計緩之而後以所調舟兵伏于冠頭嶺賊意我無備直犯欽州伏兵出其後夾之並奪其舟追至永安萬寧連戰破之擒其弟范子流俘二千一百級子儀跳追及海東雲屯賊窘交人函子儀首詣鎮南關乞降交州定初公出廉時廉守餞公舉酒曰即如將軍策可幾時班師公笑曰吾行四十日當與公會已與言符二十九年黎人符欽文叛公提兵討定之俘獲千三百遂書處黎之策因夷俗而行漢法黎人感悅建祠祀公進貫授都指揮僉事守

瓊州等處叅將其冬倭人入冦浙東尤甚移公叅將浙東至則上方畧謂攻賊長技當以福建樓船破之而蒼沙諸船非足恃也中丞思質王公亟爲大調福建舟師分布諸島澳小而鵰勦大而合戰於是松門普陀烈港昌國臨山觀海諸處連捷凡俘千五百甲寅進提督南直隷副總兵公始至見在之兵不三百而所徵諸道兵未至倭盈數萬衆寡懸絶公與制府半洲張公議權刷河船集土兵扼險守要防遏內突至乙卯乃得以所徵永順保靖兵與倭戰平望橋王江涇破之以閩兵戰六金壩秋舟亭英德湖破之凡

斬九百六十餘級而倭之據村鎮者氣奪矣會監軍某者求貨於張不得譖之論死而公亦以檻至時建用兵難易之議或持以語華亭公不知也分宜謂公故略巳嗛之褫公職公以候代未至猶提兵戰吳淞江再戰營前沙又截之茶山洋擒斬五百餘級捷上諸公卿廷會議以公充爲事官鎮守浙直總兵官復公祖職百戶尋陞前軍都督府僉事倭之盤據舟山者有年所我師相守巳老公佯不戰而密授裨將張四維夜縱火爇之斬一百四十級乙卯進都督同知新倭入沈家門與公水兵遇俘五十二又戰小姑

復斬二百四十級擒賊王直爲倭嚮導朝議必欲得直甘心公議與盧帥不合制府是盧帥後雖得直殺之而倭之被誘來者焚舟殊死戰逸入閩地梅林胡公以不聽公言爲悔又患閩人懟巳因論公違節制不窮追以自解巳未逮赴詔獄錦衣東湖陸公力救得免令立功北邊自贖至則與制府同野李公論胡馬利在衝突而中國靜以制之莫如車於是議制兵車獨木爲輪用人推挽翼以步卒佐以游騎庚甲卒與虜遇安鍛堡以所練兵車百輛步騎三千縱擊虜萬計追奔逐北數百里同野公因以其制請於朝置

兵車營也時湖廣總制黃公雅知公材特疏薦之復
公叅將分守鎮筸辛酉廣賊張璉聚衆數萬攻陷江
閩諸州縣改公叅將南贛從三省將校會勦時璉已
離巢寇掠衆咸謂宜引兵擊之公曰法在攻其所必
救乃疾引兵萬五千登栢嵩嶺俯擣其巢璉果歸巢
縱擊之斬首千餘璉據險口固閒諭璉出戰擒之廣
人爭功慕取璉首以去公不爲憾也乘勝遂誅賊林
朝爵等諸巢帖然進公副總兵鎮守南贛汀漳惠潮
加祖職世襲實授副千戶壬戌倭陷興化城都指揮
歐陽深力戰死之進公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

如故是時閩兵大挫公私匱竭幾無措手閩人洶懼
督撫移節福清劉將軍駐兵江口皆莫敢戰戚將軍
提浙兵制府二華譚公奪情起用俱未至公以次年
正月從南贛疾馳入閩時賊據城而守以逸待勞我
師初至饑疲甚公度戰未可速則按兵毋動而布營
列柵塹谷清野調遣舟師密布海外賊進不得食而
道不得出固已困矣及譚公蒞鎮諸道兵畢集乃會
戚劉二將軍兵分道並進賊饑困倉皇盡陷塹中殲
之初公未至莆人謂公必迫城決戰以幸一勝及公
故爲持久衆論囂然至爲飛語聞于都下公意氣自

如也訓府在道聞而是之甲子倭寇二萬海賊吳平船百餘山寇藍松三等漳惠湖間陳紹祿掠延平梁道輝抄汀州伍端業丹樓亦各聚衆萬餘尤悍善戰公單騎入紹祿營諭而杖之責使驅道輝歸明出汀斬之遂會兵進討斬余大春李春文劉鳴清蘇阿普溫七款藍松三葉丹樓遣伍端殺倭自贖凡得千二百四十惟吳平揚帆海上以避時廣中舟師未集而劉師快於速戰竟不得平公坐論免丙寅例府自湖吳公白於朝請留公討河源翁源間賊二酋皆絕壁哨嶺不可步騎公分遣裨將密授機宜進兵仰攻

斬亞元於雲溪擒廷鳳於東嵓殺永清於確砍出乘勝進擊五嵓焚其巢賊遁追及白沙塘擒元深諸小嵓未下者傳檄縛其酋以獻二縣平隆慶丁卯惠州賊王西喬糾衆與李元立等合黨四千執府佐殺百户公督參將魏宗瀚移兵淡水凡三戰斬元立殺永清生縛西喬惠州定吳公上其功詔進公都督同知佩征蠻將軍印使征古田巳巳海賊曾一本犯廣州覆軍殺將詔公以所佩印先平曾賊公始建洗海之策議船與兵異論紛沓久之卒從公議乃得與閩廣將校南征於是銅山柘林連澳之戰一月三捷首惡

授首俘四百餘進右都督辛未去五羊經理古田古田桂林屬邑也自弘治間爲猺獞所據出入省會襲殺將吏無敢問公建議討之調兵十萬督七將軍三十八校分道進勦凡三月俘獲七千四百六十六復其縣處其民而還以功授世襲指揮同知進南京右軍都督府僉書尋改鎮守福建總兵以不候代免公至是年踰七十矣朝議猶幸公之叟鑠可用也名爲後軍都督府僉書時京師雖置車營而其制久廢以安攘堅之已事屬公撰晳設法教閱公因舊制而酌損之大而不重輕而不虛進退縱橫涉險渡水無往

不宜陣列十千營分奇耦進攻退守各有成法京營
遷之推之宜大山陝請邊車制令具有司丙子加都
督同知戊寅以老疾乞歸者三賜致仕己卯歸至家
以其年八月二十六日卒壽七十七訃聞　上遣奠
六壇贈左都督命有司營葬事公四爲叅戎七爲總
戎皆將別將一入坐府一督京營得入直預朝議腰
玉者三印新鑄者九其所佩者特旨故非勳臣不得
佩者也領勑十五道制勑一道歷官四十餘年大小
百十餘戰得功三萬五千餘級曾祖齊祖廣父原贊
贈皆都督曾祖妣何氏祖妣黃氏妣楊氏贈皆夫人

配陳氏封夫人子男三公性寬大而有容謙遜而不伐起家儒者以至大將誦法聖賢慎戰好謀非欲以智名勇功斬首捕虜爲也臨敵制勝算無遺策什圍伍攻計必萬全閱歷日深功名愈盛此處有警方以公請彼處有急復乞其留然或因以成事者公不必己出也或因以蔽罪者公不屑自明也治軍行師紀律嚴明若衆與共人畏而愛是時尺籍爲虛兵無素練一經鼓舞皆成精強公初入甫就兵平海迴賊而營與賊相持山無竹木而興泉二郡供給不至仰權於海而運亦絕兵中脫巾告饑者二日公令毁爐屋

樵僕耕野麥而食衆必以定甫人以爲怨公第仰歎曰自吾爲將三十年未嘗擾人一草一木豈今日種學父母之邦哉輕財樂施周貧恤親故人賓客隨力濟助情意浹洽童時侍父濠市見人病涉跣言兒必復梁斯橋父曰兒毋忘及其以事過家首捐俸金五百竟踐夙願往來德之立碑道左以志永久諸如此類多矣所著書有正氣堂集及伍法劒經射法戰車續武經總要百餘卷皆傳於世讀公集者知公之學莫非兵而其論兵莫非易也

俞氏之先出自鳳陽霍丘始祖敏從　高皇帝驅馳
天下四十載始爲百戶于泉歷五世六葉而大宗絶
今贈都督僉事原瓚其支之曾孫也念先世勳庸不
忍殞謝竭貲忍苦四如京師而俞氏之勳賴以復世
今征蠻將軍都督大猷公者其子也公生而穎異倜
儻甫髫齔時出語輙欲推倒一時洞視千古以豪傑
自命人或詑人則毅然作於詞氣以爲舉世皆縮蒨
柔曼無復烈丈夫之風家酷貧日不再爨太夫人楊
氏剪髮粥未就公誦讀不輟就乃斷米以歸益尅志
攻舉子業時泉中名師一　雁王先生宜雲衞林先生

福虛舟趙先生本學俱博雅方正受易於蔡虛齋先生者也王先生常即易以論古今治亂興衰之迹林先生常即易以明心性仁義之奧趙先生常即易以衍兵家奇正虛實之權公皆師之而其默契神會尤能總統融貫於三師之意而闡之所未論受松公蔭襲其官始學騎射指能知簇飄命中從李良欽擊荊楚長劒法既得良欽故批公手公還與闡良欽釋劒謝曰公異日劒術天下無敵者公既盡劒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爲兵法之數起五猶一人之有五體雖將百萬兵可使合爲一人也嘉靖乙未會舉第五陞正

千戶觀察金門金門囂訟難治公既至導以孝讓申
以詩書民有訟者虛心聽之不入東矢各得其平懽
以朔望聚民於鄉約所申白其是非與衆共之在金
門五年人無以訟聞於司府司府亦不聞發一牒訟
金門勾攝某人也丙申大饑殍死相望有司發賑饑
官多議審戶則里胥量冒施不當饑盡召赴州郡則
離鄉舍次不可旦夕得食死者轉衆矣公所領賑同
安東偏也遠出數令民各按其鄉每諭一鄉令民數
地而坐公徧行坐間審其爲饑者也以籤識其額就
授以票使得受穀於官叁三日之內凡骨立色菜盡

不得穀者又得以其數日之糧資貿販與藝作而自
食其力其癃憊者亦得以其票資於有力者給賑以
歸其尤急者得以片紙貸升合之粟於鄉隣蓋所活
者萬餘人其秋有司發兵捕官澳盜顧擾民公率兵
欲往止之卒與遇而兩發刃以鬭公亟令我兵坐彼
兵乃不鬭竟治其兵長無敢擾民者時閩廣海寇乘
風進劫上書僉憲伍山論其事陳呵之曰若武人何
以書爲杖之奪其篆金門人流涕爲作生祠其秀士
從公授易者追隨至郡中其丁壯習劒法者給役其
家不肯去癸卯虜寇三晉張甚詔選天下負將材者

御史南湖徐公宗魯集諸司博選武臣無敢應者公獨整冠扶帶趨蹌而前慷慨而言曰臺下奉明詔選邊帥無踰於俞大猷者大猷於九邊形勢虛實無所不知古今兵法韜略無所不究朝廷大用之大効小用之小効詎可以塞明詔矣御史心奇之遍盡觽其家遊京師公夫人陳氏內理絲枲公弟志弼外治生事以奉大夫人于家意甚愉也公至京師主於中丞集齋丘公養浩者久之丘公嘆曰光霽之懷敏練之識社稷之器也上書於兵部尚書東塘毛公侍郎聯峯翟公其大意謂今虜所以匪茹者以自　大宗北

伐後未嘗以大陣勝之也今欲以節制之師爲一大
陣以破之則莫若辨馬步以定戰勝之長技教技藝
以倡邊方之勇敢重正兵以備虜馬之衝突書入召
入對公取其素號强兵者而折其爲弱指其素稱堅
營者而指其爲虛不畢意毀見以來任也翟公嘆曰
南人乃諳戰陣勇士復識詩書吾不當以武弁目之
大驚一軍然終不以國家大計决於一策士之口矣
乃以公奉勑守汀漳駐武平公治武平如治金門也
作讀易軒與博士弟子爲文會日教士擊劒間於四
方林箐盤結逋冦一旦悉平至今武平人最號精悍

賊不敢逼而士人猶能傳公易會海寇作公發海舟
大破之盡奪其器械俘斬三百人自賊行海上未嘗
有此挫衄也督府秋崖朱公東崖虞公侍御和菴趙
公交章奏公可將遂以公爲廣東都司武平人思而
祠焉時新興恩平之賊屢招屢叛有司不能制督府
約菴歐陽公必進移檄曰當此盤錯正見才識若復
委諸有司終歸畫餅俞大猷楚闡才猷盡心所事開
誠撫諭終當有成耳公夠到界中以招賊化外之人
也治之宜綏浪賊治地之民也治之宜急單騎持檄
遍詣村陌以保甲聯民教以戰陣令民得自爲戰守

且言於督府以爲保妻子顧身家之念雖盜賊亦有之苟治之有道信以致其來威以制其畔旬月之間可使爲編民也復遍詣諸峒以數人從峒賊張刃出迎公諭以禍福且教之擊刺刺術勁捷變化如神峒人所畏也有蘇青蛇者能手格猛獸爲峒賊所推公至其門乃出迎公集諸酋諭之曰蘇青蛇久橫界中使若輩喪其生人之樂而且罹鋒鏑之患若與蘇青蛇雖不愛其身奈妻子何衆皆泣曰惟公命因目其酋梁伯清出袖中牒授之令之他所發焉蓋以衆授伯清也由是伯清稍稍引諸酋散去公因令青蛇前

行至墟市數其罪殺之懸其首旋函獻督府明月詰何老猶肖令盡歸良民田數十頃適有云賊在某村切民者公立命數兵往殺之持數賊首而還巨魁數輩俱以次伏罪自剄就僇乃緩其新附開誠示悖與民更始教敎睦課農桑勞來不息良民不畏賊祈民不畏兵而二邑平矣迫潮福督府朱公統以福建海寇張甚奏公遷福建都司而歐陽公以兩邑命懸於公不可其去竟奏留公及安南入寇欽廉甚急又謂非別將所勝也使者趣公行新恩人遮道留者數千父老皓髮膝行奪公輿舁之以歸數日不得發曰且

留公數日亦遣我數日之安耳公畏督府命單騎夜半從間道去民聞之悲號如失怙恃焉先是安南巨賊范子儀欲篡其幼主莫宏瀷之位乃教莫登庸別子莫正中走欽州控于天朝云宏瀷已為其民阮敬所弒奪其位矣詔撫臣覈實以聞久不報范子流范子儀乃僞置官封擁衆三萬殺官破縣以匡復莫正中為辭時諸司已議選募陸兵公獨以為賊由海來當以海舟破之若我專備於陸賊舍舟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逸在彼而勞在我非計也宜多集海舟擊之便歐陽公曰事無大小悉以委君矣公

馳至廉州則賊具臨衛梁厲晝夜攻城而當事詣公
委其事於俞將軍以去者數人矣公曰今兵未集且
當有以綏之遣帳下陳子莘王仕權奉檄馳入賊營
呼云我天朝欽命俞大將遣我齎諭旨諭汝國人若
了儀悔禍偕我詣軍門乞降便不加兵盡赦爾數萬
人之命且爲開處分不者大兵壓境無噍類矣賊懼
是夕欲去五月公所調舟師至伏于冠頭嶺賊以我
久無兵復率衆犯欽州白勒公以舟師遮賊之後盡
奪其舟雖斬徒窮溺水餓死者衆矣七月復入寇公
率水陸師追至永安萬寧連日與戰大破之擒范子

流斬俘千二百人獨范子儀走安南公追至海東雲屯移檄責莫宏瀷捕之函其首以獻莫宏瀷與其臣阮敬躬詣鎮南關聽天朝指揮舞蹈而退交州大定初公出師時廉州守出勞公曰即如將軍計當以何日竣事公笑曰後四十日當復與公相見於此耳及是果然是役也不多費貲糧久弊士馬而匡夷尊夏功足多焉捷聞嚴公不悅降內批責諸臣防禦無狀今日之功差足掩過俞大猷有功無罪坐賞白金五十兩初嚴公以其孫劾忠爲寄於歐陽公希封賞也歐陽公不與故公功雖中律律不得侯焉値黎反公奉

大兵平之一戰而定公上書督府云黎民亦人也卒數年一反一征豈上天生人意哉宜行善從策建城郭設墟市稍因漢夷人俗雜治之可使數十年無反督府善其策公單車入崗坂中與黎人約法黎人爭持牛酒勞公圖公像佛祠中呼公為俞佛而禱焉歐陽公請于朝以公為海南右參將從公處黎之議也壬子東倭入寇陷城池塚村鎮去還莫誰何千里蕭然朝命以恩質王公忭督浙福以公左參戎浙江王公遣使者從瓊速公公即同上方略謂攻賊長技當以福建樓船破之則蛸蜓之醜不足平而芥沙諸船

非足恃也王公善之大調福建舟師分布諸島澳公至溫遂入海擊之斬俘數千徽人王直者亡命入海據烈港勾倭貿易公然爲逋逃主時假官兵殺賊請賞公以賊首不殺終爲大患發兵擊之賊矢石俱盡而颶風大作我舟幾覆賊因走日本定海故倭人入貢關也故定海最爲賊衝自公至賊無敢窺關軍屯秋毫無犯公又廉靖不擾士民弦誦耕織如故浙東西底寧民甚德公獨松江柘林賊盈二萬連年不可討乙卯詔陞公南直隷副總兵官民請以衣冠留者數十裴竟不可卻則相與謀立祠祀公遂往提督𠊓

山甫至數日兵不滿三百總督尚書張公經檄公出戰公不赴張公大怒公曰某可殺豈可使擊不勝哉乃整搠河船四傍遮板藏蔽兵梢周行河洲迎賊之來尾賊之去初張公計柘林之賊必得勝兵三萬乃有以破之會朝廷遣侍郎趙文華監其軍文華嚴氏義兒也要張白金二萬不得乃從批格張所為狼兵八千甫至趙即欲張公擊之張公召公謀曰今永保二萬之兵旦夕且至奈何以欲速喪大計哉趙怒遂搆張通倭以 聞敗日賊出狼兵遊擊之不利賊至嘉興保兵擊之又不利張公與兵公馳入蘇州催永兵

以公將之迎至平望大破之保兵由嘉興戰而北丞兵出平望戰而南斬三千餘級趙乃揭於朝以賊爲浙中投毒死也張公之功竟爲所掩而置之戮悲哉五月賊由崑山入姑蘇屯于六金壩公將河船布伏於沙河中賊抬船渡壩將盡濟乃鼞兵擊之斬首千餘而柘林之賊遂空矣初公論柘林用兵十難人持以示國國徐公嚴公怪公之不以關白已而以關白徐公也斷之八月張公論死督府諸公人人自危賊來如飛蓬紛絮在在而是東撲西蕩水陸戰敗爭以其罪委公廟堂諸公曰俞帥一身豈能在海復在陸

哉嚴公欲遣中校遠公諸公謂嚴公曰俞帥自爲將所將兵俱漳人漳人受其拊循久矣今遽召之漳人必有不安之心不如先散漳人而後可收俞帥也嚴公乃止公坐落職奪其祖官而東南之禍日亟 上怒曰南北兩欺不可怠視本官若不知者於是命內外公卿大臣臺諫雜議長策以 聞章疏數十 上咸言東南之禍非公無以已之者丙辰五月以公鎮守浙直總兵官與賊戰於吳松江口營前沙茶山遭破之斬首千五百餘級直平獨舟山之賊積歲不能誅九月移軍定海滅之浙又平進署都督僉事丁巳

海上無警五月進署都督同知大都東南殺賊無慮數萬籍檣船爲多耳公嘗言海戰無　法只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勝小以多勝寡耳公往擊王直大風遽作我舟幾覆賊舟負山顧無事余從公過普陀出大洋追賊及之風遽作公引舟去幾入於礁賴月明須臾得避礁夜泊大洋中如衝枓簸踢書曹俱反逆眩亂不可起獨公在舟中指使余能戲謔飲食耳又公行馬蹟風作公急斷緈船不覆他舟解緈則覆又公在列港舟幾覆乃以刀斷桅得不覆僅籍他小舟以濟則海上飄忽尤與江濤不類蓋亦危哉時　天

于必欲得直督府梅林胡公宗憲以杜之議欲遣辦
士蔣洲陳其可願之其國誘之來副總兵盧公鏜謁
陳靜倭之策謂宜與通市兵部郎中荊川唐公順之
爲之請於朝云鏜老將也其策可用獨公奮議以
太祖　太宗知倭奴徒桀終爲後患故深拒其貢獻
嚴其通舶將以廢其來道耳方今來危是通之之罪
非絕之之過也今誠大治戰艦賊來則戰賊去則追
又來又擊又去又追行之數年可復治安之舊若復
與之通市東南之禍無已期矣且倭人僅一刀一扇
無他産非若東南諸島直臘呱哇猶有椒木奇貨可

資中國用也　祖宗絶之不得忍復開之乎王直在
海島則能以繒物誘倭之來在彼國則一遁逃之夫
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王直誅不誅也置之度外最為
得策若誘之使來聽其互市是為國家生事矣後必
悔之若宣諭其國王則　祖宗以來有故事亦或可
行胡公卒遣人誘之來則要中國為市且言入貢也
胡公自松江召盧帥入海洋誘之而令俞帥盛陳兵
威直舟入公欲出擊之胡公檄公曰敢與盧帥爭功
俞帥論死盧公竟誘賊直入見則　天子必欲殺直
矣不殺直則違明詔殺直則失信倭人胡公恚曰吾

爲俞帥所笑矣有旨必欲盡殲來者倭人怒曰吾非
若若爲賊者招我來許我爲市又以我貢也竟不許
我而又殺我耶天朝詔令何以信遠哉遂焚舟走柯
梅人殊死戰而我師之氣老矣夜乘小舟走閩中會
有云樊御史將論胡公者胡公懼遂論公違節制不
窮追有旨召公赴詔獄聞命之日囊不滿百金晏子
客於明州傫如也二華譚公爲公恤之上民洋校工
旅奔走喧問如何於市肆庠路村落海嶠之間嗟嘆
之聲相聞士大夫富人爭致餽贈至都下盈數千金
陸武惠公炳陰出千金爲助五鼓懺嚴府中叩關而

入關人曰太尉請何早耶太師侍郎當斯正睡幷內旨無敢傳告者太尉宜歸且復來耳太尉曰吾數夜不睡矣吾齋宿焚香旣卜且筮謂今早見太師侍郎必允所請也關人入者久之侍郎乃出搔睫欠伸而言曰烟長來何早耶吾方睡耳太尉曰炳不睡數月矣齋宿焚香旣卜且筮謂今早見太師侍郎必允所請也侍郎曰爲誰太尉曰爲俞帥耳侍郎曰公何黨俞帥哉俞帥徒負空名違制無功輕蔑政府厚交徐武英而不及愚父子何也太尉曰俞帥知誤矣始白徐武英以武英松人告以松事耳今自知獲譴太師

不可解故陰有致於炳炳炳敢請於太師侍郎以爲炳
德也時太尉典法司權旣重　上信之嚴氏亦樂其
與已同汚也心已許及太師出則語太尉如侍郎語
太尉告太師亦如告侍郎者太師亦悅太尉出疾呼
俞帥人去謁侍郎侍郎亦令俞帥人往謝太尉太尉
明晨復馳入太師府中數十頓首而起嚴氏父子爲
之動客刑部向書淡泉鄭公侍郎方厓趙公爲公稱
卜左都御史峪山周公見公入避正堂出敎云有敢
宗將官金錢者配公四首跣足立獄門外臺中諸公
羣來唁之且云公之功高　明主所知必從寬貸即

有不測我輩官當不畏誅譴爲　上言之武英公爲
國惜體其獨爲運用密勿人不及知者亦不使人之
聞之也公上疏自明不一語于胡公胡公深悔且致
書於嚴公爲其乞貸其疏略曰軍門胡宗憲奏臣不
追前賊故違節制奉旨遠問軍門行臣陸路催督參
將劉顯等截殺水路催督參將張四維等兵船剿殺
只令臣境內催督不曾責臣親自越境窮追也旣而
令副使譚綸會撥船隻預給米銀交委張四維計料
要地埋伏大木坑俟其遁去截追則是窮追之責又
已明屬之張四維矣臣於軍門節制未嘗敢違也脯

恩臣自百戶起家歷至今官與賊接刃於山林海絕之區大海汪洋波濤洶湧之際瀕死復甦何啻數十衝鋒搶斬夷賊之功見之章報者盈萬數臣復思世受國恩發身武科惟有報國救民之至願非但刻志剿平東南之殘寇期效尺寸破滅北虜以慰 聖心實臣夙志軍門為御史時薦臣疏二及為軍門薦臣疏五去歲為懲前慮後等事該科道總督撫按薦臣疏十餘皆目覩臣之素志者也伏望 皇上憐臣平日血戰功多察臣從何故違節制准臣自贖發臣北邊立功庶稍犬馬之躬圖報 聖恩於萬一臣無任

激切籲天哀懇之至　天子覽而惻焉下其奏會稽
封未及上拘幽且再閱月矣解印符之重謝泰玉之
美饘息獄床晨夕安寢無吁懟之聲其與思質王公
忤武河湯公克寬寒松鄧公城同繫皆猶昔所稔其
事者也相與賦詩講理慷慨如平時及詔釋公公謂
諸公曰人生聚散各有天也況死生貴賤哉遄東出
薊門西入雲中談天下事於諸公卿之前猶運之掌
也總督同野李公聞公至輟兵書以候公來出迎公
抵掌曰微胡公之論吾豈得與公復相見於此哉晨
夕歡議其契無倫公卓出新見制兵車營獨木為輪

以人推挽可以上下山逕揮指如意而無礙滯之患
強弩神銃擊堅及遠算弗能斫而虜之弓矢不能及
也蓋以馬隆之戰車兼李陵之步卒而參以衛青之
縱騎最謂備算後有作者弗能易矣曾以其車百輛
步騎三千挫虜十餘萬衆於安銀堡嶺救死扶傷追
奔逐北數百里自入寇以來未有此捷同事公以其
制請於朝置兵車營蓋自公始也時在位者固不喜
公公亦不欲以己長技奪邊將郎佩一年之間章疏
賢公者二十上帶川劉公以福建急則請之福建癸
峯黃公以湖廣急則請之湖廣鎮算參將之命又下

矣諸酋皆承昔時調遣從公征伐者也聞公至皆相戒不敢動歲辛酉廣東叛民張璉聚衆數萬人攻陷江閩諸州縣僭名張官朝廷出師二十萬往討之分道並進朝議以公威望素著於閩廣誠一任之如郭子儀之於吐蕃耳詔以公爲南贛參將胡公移公檄日賊棄巢穴出自投死地諸將速出兵擊之公召諸將謂之曰賊雖出巢其妻子財寶在焉豈棄巢去哉我若以師追之必悉衆自救大兵乘之如壓卵耳奈何以數萬之師從一夫浪走哉虎方捕鹿熊據其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致鹿而還還則碎於熊明矣特

諸道兵皆未集四月十九日公疾引兵萬五千人先登栢嵩嶺嶺俯瞰璉巢如高屋建瓴諸巢作伏皆可知之賊果歸保巢公連破之斬仔千餘級賊懼公遣陳其可說其黨曰朝廷購張璉賞萬金爵萬戶若何不早自擇禍福欲從璉就僇磔耶俞將軍威震天下信堅金石録人之功忘人之過可不乘此時執璉自贖哉若淛流諳璧門自訴公稍賞慰之則相與說璉出率賊與官兵格戰從其陣後執之其黨有欲市勞於兩廣軍門者疾馳報之兩廣人發兵扶之而去人有告公發兵爭之者公曰賊惡其不滅何必功歸於已

五月十四日也念菴羅公有詩曰腊投奇計無堅壘早縛名酋却讓功時人以爲詩史翌日班師不復殺一人以示恩信於賊令饒人已搆祠祀公矣遂乘勝誅林朝曦殺千二百人而還諸巢帖然　上悅賜白金陞副總兵官賜璽書加節鉞以公總制江湖閩廣四道兵馬加祖官一級公以五嶺之間林箐蒙密藏奸伏慝後終爲患莫若衆建縣治使縣官之政治常有餘而奸雄之伏藏常不足方可百年無事令議行於朝設平遠一縣矣令其議盡行則嶺表戍兵雖盡徹可也其年嚴公罷相世蕃戍雷州胡公兩被逮公

發書唁之閩其計也悲哀數日且云胡公功勳在東
南　主上所念也縱對簿必從末減又安知不如漢
宣帝赦蕭望之故事乃遽至是豈不痛哉壬戌閩中
山海寇無慮數十萬督府游公震得請以公控制全
閩江廣湖數道兵馬命未至而興化城陷事聞　上
怒督府諸司責戰益急都司歐陽深戰於崎嶺死焉
癸亥正月公自贛晝夜兼程馳至平海駐草秀山都
督劉公駐明山距賊營三四里都督戚公控浙兵未
至公度未可戰星布兵營畫地塹溝東西通海列柵
其上賊屢挑戰公按兵不動移檄趣戚公兵作滅倭

議其略曰今賊且萬餘人殊死鬬官兵之數僅僅相當約日列陣以合戰勝負之形猶相半也若迫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萬一受挫東南之禍何日而已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縱有突遁秀山明山二營之兵又截之於前可使無孑遺矣且速戰賊之利也賊得一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遁遲戰我之利也兵日益多守日益固賊日益困矣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攻守之機微乎微乎至於無形會新督府二華譚公至得議甚喜且移書於公曰萬勿速戰以四

月十九日抵師明日以三將軍分道並進滅之賊騎
馬羅走盡陷溝中無一漏時閩中諸公責戰急至以
逗遛語於朝公不爲動平海山無竹木營材不辦公
命毀殘屋爲營興泉二郡既無以供軍仰糧運數日
不至公令軍採麥食之興化人多怨公公曰吾爲將
三十年不擾民一草一木今乃種草於父母之邦耶
捷書入譚公進副都御史戚公進都督同知劉公加
秩公賚金幣而已譚公貽公書云論功疏未行而前
捷疏已覆公止受金幣之賚而已大抵世人知公者
少至於眞知公則惟瑜乃不爲衆楚所咻然又不能

為重令綸向人又有說矣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驍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堪大受蓋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似文文山數似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知及仁守當今之世舍公其誰惟公幸甚自愛此點精誠想不以老而衰因時而變也時潮州倭寇二萬與吳平相為犄角久據界中積五六歲而閩中新倭繹絡南下天子憫恤東南屢敕江廣閩三鎮撫臣偕公平之詔公移鎮其地　天語峻切而諸司山寇盡捴三余大春李春文劉萬清蘇阿普各擁衆數千劫捉縣令陳

紹祿刼延平梁道輝刼汀州伍端溫七葉丹樓有衆萬餘尤輕剽善戰時出刼數百里外殘村破堡迄無寧日惠潮之間幾無民矣五月公自泉中遣把總洪道謙持節鉞往督陳紹祿歸肖令無得復擾民公至上杭遂單騎入紹祿營中稍責諭之紹祿俯伏願受鞭杖杖之遂統以行令驅梁道輝歸肖道汀其黨遂散乃令鄉民殺之陳紹祿歸其黨亦散會寇徐鏡渊殺之八月公至惠州時督府百川張公集方聚兵討伍端別將與戰不勝乃詐言為俞家軍伍端大懼馳出陣前驅諸酋以歸公果至乃遣人乞降公遣王豐

俞尙志許之遂併賊首溫等七人以出故有府幕某
爲伍端所執在縶縲久遠具僕從騎衛奉之以歸而
不留公所遣去者一人公乃遣翁思悔俞尙志持節
飭將伍端兵二千人由惠來往潮殺賊自贖不取人
一蔬一菓途有言公將誘之潮以坑之者伍端遠白
二將斬之至鄒塘夜斬倭數十人十二月公由河源
程鄉往潮藍松三葉册樓俱以次欵之乃遣人誘吳
平吳平率衆來謁公單騎往見之平見公席泣願以
身投於公其諸酋長尚多不甚聽平故平不能自決
然猶爲公殺倭百餘級而吳平遂與倭人絕平故海

嶺人也公使居其地遂請於督府自潮吳公桂芳曰
閩中浙兵二萬與賊戰則遁入潮今潮兵驅賊益急
則賊入益深深則益闢非若達賊之以出幾爲生
路山賊之以歸巢爲生路也將安所適哉誠宜大集
精兵使其片甲不返乃有成功若兵力皆𢦤不能取
勝又令遁去遷曠日久糜費愈多數年之潮事然也
可復蹈之乎吳公然之遂調浙兵二萬賊分住流水
藍清相爲犄角欲專攻流水又慮藍清賊出兵之後
公乃爲一陣以當藍清益嚴軍令進攻流水賊閉門
乃引兵佯却誘賊出巢擊之賊走役入兵追擊之斬

首一千四百蘆清賊懼窮日夜行二百里走至九龍山公既有狼兵堵其前自率叅將湯克寬王詔追及大破之擒斬千三百餘級捷聞得賜金先是潮州海兵以糧不給叛掠廣州城外爲燼廣州非公所轄地吳公請於朝以公平之公謂吳公曰今賊在海中若露其攻之之形彼有揚蓬以去耳大海汪洋難再及矣且當效之控縱有漸未可以旬日必也乃厚集舟師多行間諜以疑賊之詗者巳而俱不然衆益信不爲備分財而競公偵得之遂麾諸海舟兵乘夜擊之無一脫者吳公喜曰何其成功於計事之初不爽也

時廣中經用益竭不足以供軍公部下盡散去不百人留公毋嘆門虎無爪牙與常獸等耳吳平不戢詔必欲得之公移書于福建督府汪公總戎戚公曰吳平必詐之寇當將欽處以潮倭數萬姑分其勢耳閩中水陸之兵頃刻可至而廣無一兵一船何以禦之須三月之後廣兵船俱集彼此合勢盡焚其巢穴令獨坐窮山公攻而南儆攻而此成擒必矣若其機先或使得由海而遁則未可圖也賊遁廣中舟兵久不至竟不得平為御史所論坐免官歸將戎公方請於朝以十萬之師與二源之彼分兵五道各以臬憲統

之而屬公總其軍公聞罷即徹油幢歸將印於吳公吳公患之乃屬諸司勉留使相屬於道且抗言於朝曰六月間俞大猷自請不費斗糧但假以半載生縛平賊乃閩師果於一戰以得賊而閩人方以往歲招平爲大猷罪故大猷亦隨衆傳咻而已前歲叛卒若不爲計款之而但與角力於大海茫洋之間則叛卒至今存也今兩省會剿平賊廣費五六萬閩役倍之今大猷計行何至費此大抵士之常事有所行出於人情之所共駭而實有濟於地方之重計要在臻其成而後人翕然信之其不成則人以爲罪而當事者

亦無以自解命大獄之所以蒙重詬者其以是歟若林堅之想旦夕惟勤非故爲將官飾罪以自持固牢念與人共事知其實非推避退郤而不以達是不忠也廟廊諸公多然之者二源諸山環衰千里懸峭嶮巇賊據崗圍奪如蜂房水窩互相啟肖介三郡六縣之間李亞元擁據雲溪環巢皆河環河皆竹竹內爲掤掤內爲時聚衆萬餘尤稱勁悍君服諸巢僞置官封三郡之兵環視數年而莫何聞大兵且至多謀出劫者公曰當誘而聚之乃遣王鸞應駢從充僞稗入統東賊人王鸞素機敏善挑弄賊得鸞遂自喜他巢

鬭之爭投附焉蓋萬七千人公曰發兵擊諸巢之不下者所誅殺千餘人賊據碓砍碓砍山如笋立突坑百仞鳥道如線搆樓懸石數天守之可以俯制萬衆也公遣遊擊將軍魏宗瀚往擊之遊擊多選鳥銃火矢爲前鋒麾把總王可興從其山後以進遂焚其巢賊多壓崖死者俘賊將李爵李賊姪也縛歸李賊且讓之曰既輸誠降附柰何又潛入他衆爲盜耶亞元益感信公乃令賊出數人爲鄉導引兵以誅李明李蕭兵過李亞元巢前去雲溪里許若將向李明者公自引兵由溪西以入其逕陟仄賊不虞我兵之由之

也忽見兵至錯愕欲出闖王鴦紿之曰此必移師誅
李明左路耳乃出牛酒勞兵須臾諸兵悉集巢下圍
之數匝巢固不可破公乃斬其不用命者以徇懸賞
金三千把總黃處林喬鉞遂總兵殺數賊中軍陳其
可鼓之益力銃鉋雨下伐竹拔柵以藤牌遮矢石四
面仰攻而進烈焰漲天賊燒死無數斬俘四千餘級
生擒李亞元王鴦竟與一賊首偕出公乃賞先登鄺
死問因乘藤雲溪之威發兵擊東崗賊率衆下闖如
崗山轉石我兵競仰戰拾級連步而上蟻附至山巔
銃矢雨下遂獲鄧廷鳳等斬二千餘級初公之擊東

崗也令上杭兵殿後上杭兵皆公昔所撫賊人頗難馭以東崗形險非彼莫敢先登者故遲遲不卽發不知公故欲其遲遲使無功以愧之也及是飭伏自請擊黎承元以贖憤氣如沸乃以把總翁思誨將之公意叢簿中有伏先期遣人往覘之黎承元果率千人伏焉而以五百人出康道誘我師覘者以告翁思誨白諸遊擊總兵擊其後黎承元率驍賊與我兵力戰稍郤翁思誨出陣前督兵疾戰遂殺黎承元入其巢盡殲之五月進攻伍元吉于五崗伍崗連絡險崎公令把總林友李君素發兵擊之賊勢方張郡邑騷動

林友李君素執銳前驅身率士卒戰而焚之火矢焰
亂盡焚其巢窮追至白沙塘遂擒伍元吉斬賊千餘
級其諸小巢公昔各令人統束之者得務撒令縛其
酋長以獻諸崗悉平吳公上公功於朝曰俞大猷行
師以律算計如神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棋者着着
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剗平兵无國
厚重之風方叔元老之猷宜復其兵權當有偉功制
曰是余謂是役也束諸巢如圈猛虎戰高山如履平
地名酋悉執剗近不驚將軍之功信足偉矣以公首
定兵謀厚任將軍兼統五路權不多分機無遙制克

成厥功固其所也迨乎朝議異同乃獨抗言正論以爲將軍可以將別將別將不能將將軍則知人善任上將之道介臣之斷斷者也尤其難哉時王西喬糾衆二千執郭同知殺百戶御史以聞詔殺之王西喬乃與李元立併衆四千掠東莞之北以賴時清衆二千掠東莞之南御史小川王公謀公殲之公曰今兵已老當再調其壯者兵集乃進駐淡水扼賊歸路且便糧餉也遂一戰而殺李元立再戰而殺賴時清三戰而生縛王西喬四戰而盡王之黨賴李殘黨盡降乞爲農民一方以寧吳公以廣西猺獞錯良民以居

數作亂自弘治間陷古田縣殺總兵叅政近復越會城爲切者二非有威風知大體者弗克勝乃奏公鎮守其地給事中歐陽公一敬復以梧鎮大帥佩將軍印綬皆世勳之冑不閑夷情上疏除其任朝廷乃以征蠻將軍印綬屬公佩之領勅十五道劄勅一道行當大布威惠懷格蠻方以恢宏聖化未有既也公每未事之先必周萬全之算既事之後每垂悠久之慮其計萬全底成績則古之名將益多有之其垂悠久之慮以戢亂興治則其用心非儒者不能也公儒者也於安南瓊黎東倭北虜三苗五嶺皆有脊役之策

可百世因之蓋得易先康後康之意文正之所以治蠱者也所謂立馬讀易者信哉直截易簡灑樂快闊不為町畦畔岸卑已而尊人有容而善忍視死生若寄與贅若瑗橫逆不能干憂患不能入也輕財利好施與重忠信篤親親功則稱人罪則稱己寧人負己無己負人力以忠孝自任有雄成明作之心而絕無跅弛解縵之容歷官三十年祿賜之入盡付其弟不一問焉近分產業不加厚其子諄諄數千言以明會氏之宗宅心公而慮事詳矣婁赴詔獄史玉陽以數百金來唁聞其友鄧君城亦被逮命守者半以遺之

此其大者葢公所以成大業之本也其他嘉言善行
豈易悉述哉今天下人人知公之所爲矣而猶未知
其所以爲則以公特異於今之爲將者耳今撮其大
者表而出之俟論世者考焉

榮祿大夫錦衣衛管衛事後軍都督府都督同

知贈右都督從兄劒峰公鈺行狀　孫鑛

孫氏之顯自忠烈公忠烈公餘姚人諱燧父曰大使公諱新祖曰處士公諱溥其上世則自睢州徙也初徙者曰三司使公諱岳在後唐明宗時至忠烈公十有七世矣忠烈公仕于弘治正德之間歷官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會寧庶人反抗節不屈被害　肅皇帝即位詔贈禮部尚書謚忠烈推及祖考考皆贈禮部尚書妣皆贈夫人已又蔭一子爲錦衣衛千戶世襲於是我伯考孝子公應詔至京師而孫氏遂著籍

錦衣衛矣忠烈公登三子長即孝子公諱堪武舉第
一仕至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贈都督同知旌孝行
次符卿公諱墀仕至尚寶司卿次我考文恪公諱陛
進士第一甲第二仕至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謚文恪皆別有傳志劒峰兄孝子公子也諱鈺字丈
朋劍峰其號初孝子公娶潘夫人無子乃置側室宋
徐二人久之竟無子忠烈夫人甚憂焉一日晨起詣
忠烈府君神主前告曰大兒堪孝順兒也奈何不畀
以一兒乎夜夫人遂夢忠烈公衣冠如平生從者持
一盤盤中盛一兒傷攜一女曰吾爲堪送兒子來此

玉桂也是歲徐宋皆孕及免身宋生一男徐生一女故名兒曰鈺名姊曰銈從夢兆也兒生而淳樸不爲嬉戲在童年有成人之志弱冠以應襲補京衛武學弟子每試輙高等嘉靖三十一年舉會舉第九明年孝子公爲都督僉事年七十二以忠烈夫人喪乞休南歸兒嗣職爲錦衣千戶其秋中武舉第五遷署指揮同知而孝子公竟以不勝哀卒於錢塘之北關舟中矣今例列武階者有喪弟服喪不得解職而兒痛巳不得送親之終也甚悔恨急願還鄉葬父因乞鄉典珮奏之　天子憐其意准爲役二年　天子採御

史議旌鄉督爲孝于是歲兄至京師晉南鎮撫司管事兄雖以武奮跡然不廢文業雅好讀書又喜爲歌詩時時招四方騷人墨客結爲社友宴飲之間篇章爛然其詩法陶孟有沖淡之味見者稱之以爲即今世之詞舞不能絕也嘉靖三十六年三殿災　天子大營宮室賜兄以巡督之勅明年大朝門成遷署指揮使後二年內殿成遷署都指揮僉事其冬晉錦衣衛管事後二年皇極殿成遷都指揮同知又後二年奉旨提督街道其秋以平治道路功遷署都指揮使
莊皇帝改元奉勅提督巡捕提督巡捕者西司房

也衛中蓋有兩司房其督察諸不法者號東司房掌衛事者領之權最重其次則西司房初西司房之職也資富及兄而後進者爭欲得之或緝事要人以求攬越兄獨退然有以自守泊如也人聞以謂兄兄曰才而遷不才不才而淹固其職耳終不一往詣會天子明聖大臣守義兄用兄其叙以稱府宿直勞遷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管衛事提督巡捕如故其治以不擾爲務衛中政清隆慶三年以叙最遷都督同知又三年而當今天子御極以叙最實授兄自以承世爵之重懼有失隆恭謹自守嘗曰夫爵非吾有是

祖宗之遺蔭也得保此爵以傳及子孫即爲祖揚休
衍慶至無窮矣設奇樹譽非吾事也其素志如此故
其居官也循守矩度弗踰尺寸未嘗更一法造一事
即有所建立輒掩其迹惟恐以材能自著招人忌也
爲人仁厚出于天性遇宗族故舊有恩窮迫者時時
周恤弗望其報人多德之者自兄晉實授都督同知
推恩褒及三世曾祖祖禮部尚書皆加贈榮祿大夫
妣皆加贈一品夫人考都督同知仍贈榮祿大夫二
妣加贈一品夫人於是兄泣曰嗚呼我祖考忠烈府
君矢忠殉國不顧一身之死功存王家而贈爵不至

一品及我考都督府君至一品矣而不得推及於先豈非恨哉今予以非才承祖職無纖毫之勞沐茲殊寵是天所以報忠烈府君之功欲有益其未足也敬之哉無何以疾卒時萬曆元年八月十八日距生嘉靖二年十一月九日得年五十一詔贈右都督賜祭五壇命有司治葬所著有思則堂稿四卷行於世嗚呼我兄立朝二十年餘奉法守職小心周密智不察察而有持重之望從容侍衛之間竟以令名終是足以嗣美於先人而底賴其後矣即稚侯之忠信富平之善慎何以過哉

榮祿大夫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萬公表墓志銘

濬園集

古名將功在社稷者多矣至以文學飾勳名如杜預韋孝寬者蓋間有之若夫銘裁九流挈其要眇以修身而繕性者古今未有也嘉靖中唐應德王汝中羅達夫三先生者以理學名於時而閩鹿園萬公與之相頡頏心竊異之退而考公之平生與其議論然後知公殆方駕三先生而不啻過之非獨能不愧而已公歿屬汝中為狀而應德銘之以何應德亦歿迨今四十有七年子達甫昭余京師命補應德之闕謂余

庶能知公也余則曷辭按狀公諱表字民望別號麗閬居士世居定遠　高廟起淮甸始祖國珍首率義兵歸之賜名斌克萬戶下滁和濠泗諸州縣授武略將軍滁州守禦副千戶北伐歿永平衛副千戶征沙漠力戰死贈明威將軍指揮僉事斌生鍾授龍驤衛副千戶奉命備倭寧波有功賜第因家焉以年勞詔授明威將軍寧波衛世襲指揮僉事鍾生武無嗣從文繼文生全全生禧禧生齡椿即公父也仁厚儒雅脫略世故家貧以文史自娛斌迄齡椿七閱世而積德於公公生有異相玉色方顧頷有三文風神炯炯

慷慨多大節相者奇之曰異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一
目數行下性孝友父早世母恭人王内訓斬斬毋事
規以義方公奉教唯謹居官晝出治事夜侍恭人晝
啓以日所行事有一善恭人色喜公乃喜卒臥苫枕
塊者三年齋閤中懸一小像晨昏出入必謁或他往
亦奉以行至老辰子孫未嘗忘蓼莪之痛也姊歸郡
諸生張芳芳食貧恭人憂之公慰曰恭人生兒一人
幸有女兒當甘苦共之毋京游奉母就禄家産所息
盡以付姊從弟褰貧爲授貲娶室比卒撫兩孤兒教
之稍稍爲諸生嘗十兆得佳地即以與弟曰使他日

大吾門也年十七嗣世職志在鵲起不事家人業產
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寧靜澹泊四言座右曰
大丈夫當經營天下如武侯然何能頫首作求田問
舍計乎庚辰武舉中式石學士閱公卷以爲奇置第
一衆以所對多忤時語稍抑之尋授都指揮督全浙
糧運晉視浙江閫篆南都坐營錦衣巳爲漕運叅將
者二漕運總兵挂印者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
僉書皆以宿望爲當軸所推轂公歷漕既久國計詘
贏河渠通塞 祖制及時弊當復當釐靡不明習嘉
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請黃河改流公著

諭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洸汶沂泗諸泉足以濟運正統
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年
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清必
疏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年黃始盛
來淺漫衝決方黃河來衝時清河狹淺水澀易壅沿
河設淺舖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
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澀人必作
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
衛河一路隄防原備河衛入爲漕皆今二洪以下反
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疏濬以引之此

所謂以病爲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藥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葢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衛決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以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於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

棱文可爲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定沓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滂雕船皆由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僱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槩斛若輕齎之羨以遞運不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朘削四出人不聊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甌小者議紛紛百千萬言詳具國史漕運志中且極陳本末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

田重廬舍賊爲浙藏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議者趣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公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遇婁門楊涇橋公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爲止遺書於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令晚年增一箭瘢不亦美乎時賊據七圖八圖爲巢我軍數戰不利公謂巡撫周公珫賊據内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催科敦迫相率去而爲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携其黨兼下募兵

令士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即賊減千人也以校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寖衆賊寖衰乃進兵賊懼夜遁殲之海上焚艅艎若干內地稍甦因作海寇議所爲籌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欲汪直者以驍雄魁其曹公策其踈卤可誘而縛也鄞人蔣洲張惟遠使爲閒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逋沓逮約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強賂當路前來及行而公卒後總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渠魁立致東南晏然一時謂爲奇功不知皆公本謀也公策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虜尤人所未發嘗曰古

夷狄假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之用而能突入者夫
犂夷異類居處衣食絕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爲犬
羊役哉不得已也比年虜入太原殺掠慘毒上厪
九重之憂中外章疏類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大都
善戰善陣之人而於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
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
所謂急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之兵月幸一擊虜以
爲功而他不暇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
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古方製參
蘇飲發表逐邪必用人參固本者深有謂也且諸邊

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鹽法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士卒死者衆矣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衆凡叛亡之卒虜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爲鄉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强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饑餒劬瘁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須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嘗以目前爲事何暇爲邦本計乎此所謂決陂以取魚

圖一斬之利者也先是庚戌虜闌入塞內傳大都公聞之日夜束裝爲行計日吾世受國恩令憂及君父豈臣子安臥時耶尋事定乃已夫倭變作衆洶洶無所出當事者恨不即引去公不難以身代之北虜內訌則公林居日耳而聞一邊警未嘗不慨然義形於色也聞一時事未嘗不精思其後也而卒未竟其用以歿然公則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已公少嘗玄學已而閱內典獨契於心闢西釋自然者以若行鍊磨得悟絕學公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真悟

語言精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己淡之乎其論顏
子也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己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己
也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己也禮者中也即吾
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意於其間也是故無
思無爲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一
日與達夫論道於臨江達夫躍然而斷道書云自聞
教後舟中終日析析若出樊籠見大世界若入巨海
見龍宮藏舉手動腳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公雖避
詣獨往而誘掖人以實行謂夫子敎人文行忠信
至命與仁一則罕言之吾曹抗手談性命而自愧於倫

物倚無爲跡者耶爲文斂給疎暢直寫胸臆所著
有學庸志略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贊言九沙藤
書玩鹿亭稿及纂經濟文錄灼艾集玩鹿亭詩抄濟
世良方玄門入道資糧山中集諸書行於世公薄田
僅供饘粥諸爲德於鄉如建橋賑饑不可指數故歷
官四十年家無餘財餅鉢蕭疎與野衲偕遊見者不
知其爲名將也嘉靖丙辰正月二十六日無疾端坐
而逝是夕大星隕於庭光射數十丈云距生弘治戊
午八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九嗟乎公晰理窮微
卿入毫芒而臨陣出奇有賁育不可奪之氣指揮三

單風走電擊不可狎視而譴楊荼烟至與貓流共其
岑寂枯形灰心於物不留而暴虎馮河之志則至死
不能忘也跡而論之三先生若武不外究而公文不
內旅總之其名理之精風槩之偉有足相發者杜元
凱云若道德則吾豈敢立功立言或庶幾焉公蓋加
元凱一等矣是可銘銘曰
維浙之西以海爲池噴雪撼山萬帆千齊哲人崛起
濯纓其湄玄宗釋部是究是追裹糧歸儒孔孟我師
域中二大維虜與河豈無謀臣莫敢誰何公紓石畫
既窮且多厥維鯨鯢東海弄波公過蘇門擐甲揮戈

以一枝竹矢死靡他賊氣以折保此危城人曰壯哉
公心靡盈驅民予敵冦是用張何如收之以爲戰
脩謀一試海若安瀾謳寶尸之公其濫觴文經武緯
乃施乃流演迤茫洋小大畢浮用止於斯公則何尤
文藏於家予衍厥澤可以此闕公所自得日月有丘
其下冥冥聆公無窮太史之銘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七